一张有思想温度的旅程地图

——浅谈薛伟雄游记系列散文

□杨绍精

翻开薛伟雄游记系列的特色散文,仿佛指尖触到一张温热的旅程地图——跟着他的文字,能看见溪口古镇的黛瓦粉墙、延安窑洞的斑驳痕迹,闻到厦门海滨的咸湿海风,更能摸到历史的温度、文化的肌理与生活的诗意。他的文字从不是“到此一游”的单薄记录,而是以“实景描写为骨、文化感悟为魂”,将游历中的细碎见闻融入对历史、人文与生活的深度思考,形成收放自如、张弛有度的风格。无论是《走进溪口》对蒋家旧迹的追溯,《逐梦延安》对红色岁月的探寻,还是《醉美厦门》对海滨风情的捕捉,每篇都循着“写景——叙事——悟理”的脉络流淌,让读者看见画面的同时,又触摸到文字背后的思想温度。

他用“移步换景”为旅程脉络,让读者走进文字场景。《走进溪口》以十多年前的秋日自驾为线索,开篇用奉化名菜勾住味蕾,那是浙江的烟火气,也是踏入这片土地的切入口。接着目光随车轮移动,先望武岭门楼,“远山如黛,近水含烟,武岭门楼巍然屹立”,十二字揉进江南温润与古建庄重;再聚焦丰镐房细节:“书房里的旧桌椅,卧室里的雕花木床,没有灰尘,像是主人刚刚离去,空气中还残留着旧日生活气息”,无华丽辞藻,却让人似站书房,触木纹、闻旧时光烟火。这种笔法在《醉美厦门》中同样动人,从踏入南普陀寺写起,“当踏入圣地南普陀寺时,心灵也会得到净化”,道尽古寺宁静;转至厦门大学,“这里的文化氛围,又是另一种体味”,留足想象;最后到鼓浪屿,“不足两平方公里,既有着‘万国建筑博物馆’之称,也得‘音乐之乡’‘钢琴之岛’之美誉”,精准勾勒特质,景观与心境转换如散步般自然。

文中顺叙的手法,更让遥远历史在文字中“活”了过来。《走进溪口》里,他怀着“循着这旧迹,去触摸一个蒋家时代留下的‘体温’念头,按游览顺序梳理丰镐房过往、妙高台故事”。不直讲“王朝更迭、人世浮沉”,而是将宏大主题藏进细节:丰镐房雕花木床纹样、妙高台山风、文昌阁斑驳墙皮。于是历史不再是如教科书般冰冷,而是可触摸的旧桌椅、可感觉的“旧生活气息”、山风里的“历史寒意”,让读者像是与作者共同站在历史现场,轻轻对话着过往。

游记最动人之处,不止是风景描摹,更是在背后三重耐读的意义。第一重是历史文化深挖,《走进溪口》尤为典型。写溪口,他不满足于描山画水,融入地域文化元素:丰镐房建筑藏传统民居智慧,书法透文人风骨,地理堪舆显古人对自然敬畏,寻常细节见孝道文化。站妙高台,他写“山风裹挟着历史的寒意扑面而来。权力之巅,风光无限,却也高处不胜寒”,既述妙高台曾为权力象征、难逃历史洪流的过往,更引“唯有走正道、得人心者方能恒久”的思考,让游记成为叩问历史、反思现实的窗口,而非仅记风物的“流水账”。

第二重是红色精神的当代追溯,《逐梦延安》与《福建之行》就十分突出。《逐梦延安》以“长途跋涉”铺垫,让读者似随他穿越路途抵达红色土地。不渲染悲壮,仅平静重现革命“艰苦朴素的岁月”——简陋窑洞、粗糙衣物、坚定眼神,“逐梦”二字藏着对红色精神的敬意:延安之“梦”,是先辈理想之梦,也是当代人需传承的精神之梦。《福建之行》聚焦古田会议,回望决定党和军队走向的历史,在物质丰裕当下,为读者重拾“忆苦思甜”的感动,让红色文化走出历史档案,有穿越时空之力,提醒不忘来路。

第三重是休闲抒情的生活表达,增添烟火与轻松感,以《醉美厦门》为代表。文章跳出《走进溪口》《逐梦延安》的厚重,写城市浪漫闲适:“天空湛蓝,大海与沙滩尽在眼底”勾勒澄澈底色;鼓浪屿“处处是风景,哪里都浪漫”,菽庄花园雅致、日光岩开阔、海滨浴场热闹,皆透生活美好。写南普陀寺“心灵净化”、厦门大学“文化氛围”,字间是对生活之美的细察,彰显其创作风格多元——能沉心写出厚重历史,也能静心品味生活的美好。

细读这些游记,不难发现:薛伟雄的文字藏着“景为引、悟为魂”的闭环,正如一场完整的旅程,从见景开始,到获悟而终。《走进溪口》中,武岭门楼山水引“历史见证者”之思,丰镐房旧物感“远去历史年代”之伤;《醉美厦门》里,鼓浪屿万国建筑品“浪漫”本质,南普陀寺静谧得“心灵净化”之平和。这种“景中藏情、情中悟理”的写法,避免了只描景无思考的空泛,也跳了重议论轻细节的枯燥,让每篇作品既有“看得见的风景”,也有“触摸得到的思想”。

薛伟雄游记的核心立足点,在于将写景、联想、感悟与抒情进行巧妙勾连,最终达成辩证统一的艺术效果。

无声的溪流

——读黄俊怡《善意与美的阐释》

□罗伟莲

认识黄俊怡,这得从2021年他发表在《茂名日报》荔风版的一篇文章《半生归来再读书》缘起,刚好我也有一篇散文《爱上一座小城》与他同版。以文会友,先从文字上去读人。他在文中借用曾国藩“千秋邈矣独留我,百战归来再读书”的气魄与寄托,描述他时隔二十余年后重拾阅读写作的心路历程。书读得越多,汲取的养分越充盈。“一袭书香,信手拈来是老派文人旧时风”,黄俊怡的文字犹如古卷长轴,舒展开来带有几分古典禅味,深藏着一些个人独特视角和人生经历,如品一壶陈年老茶,茶色浓烈,经久弥香。

从爱阅读到写评论,他只花了短短几年时间。看似轻松的写作,是他二十余年对文学孜孜不倦追求的厚积薄发。能轻松驾驭文字,独辟蹊径在文学批评这块耕耘者不多;能甘当绿叶,醉心挖掘提炼作品文字“真善美”者更是少之又少。翻开黄俊怡这本由羊城晚报出版社出版的《善意与美的阐释》,他以“善意与美”的文学思想融入文本解读,对两广较为活跃的近50位诗人、作家、评论家的作品进行解读和分析,堪称“弘扬地方文学”的一次探索,也是他从阅读写作到批评理念的智慧升华。我想,要写好文学作品并能多维度深入去阐释别人的文学作品,没有广泛深入阅读和扎实的文学功底,掌握文学批评理论将较好地将其融会贯通,并能达到一定的思想深度和文学造诣,是不敢轻易接触这个文本写作的。而黄俊怡初生牛犊不怕虎,仅用几年时间就写出了几十篇高质量的本土作家作品评论,并结集出版成书,实属难得,可喜可贺。

翻开《善意与美的阐释》这本书,深邃唯美至简的封面,清风徐来。黄俊怡在自序中说:“以‘善意与美’的文学思想融入文本解读中,是我投入文本阐释的一次实践。”他善于捕捉和提炼作者文本中的“真、善、美”。“文学即人学”,人们常说的“文如其人”大抵如此。作为来自基层的写作者,我对写作没有太高要求,权当是业余时间的一种心灵对话。而黄俊怡对我本人的文学鼓励,始于对我个人作品集《感恩图书馆》的精彩评论。他很用心写了题为《荷叶飘香——读罗伟莲散文集<感恩图书馆>》一文,并收入《善意与美的阐释》这本书,让我很是感动。

从他书中所收录的评论作品可以看到他对地方作者作品中肯和善意与美的阐释如一股溪流,以细无声姿态迅速拉近和润泽了写作者与评论者之间的距离。黄俊怡天生一双慧眼,他的文字带有禅意和古典味,他精通古典文学和文学理论,对文字颇为敏感,是一位很会提炼概括文字的人。他能在短短几年写出《善意与美的阐释》这部评论集,且达到相当高度,得到文学界认可,不是一般人所能为。我对他的写作行为由衷佩服,归结为除了作者本人的勤奋笔耕外,更离不开他对文学批评的由衷热爱和个人天赋,二者缺一不可。

他对著名诗人郑小琼诗集《月亮在天空》《庭院的鸟群》作了很详尽的解读,提炼了郑小琼在诗歌创作上是一位开拓并丰富非虚构的诗歌写作者。他不停留在郑小琼被时代冠以“打工诗人”标签的层面上,而是深入分析诗人写实性的精彩篇章,从而提炼出诗人历经打工时期到专业作家的成功转型及蜕变的历程。文学来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黄俊怡在文中写道:“有人说郑小琼的诗歌具有先锋性,那是她针对现实问题转化为诗歌形成强而有力的思想表达,我却看到她的诗歌从打工文学到古典主义的一个巨大走向,关于古典元素在诗歌中的应用,我认为郑小琼有着更大的开拓空间,这值得我们关注。”由此可见,黄俊怡在文本批评中独具慧眼和自身观点,他对文学批评火候掌握恰到好处,善意与美的阐释在不经意间自然流淌。

黄俊怡这种建立在写作者与评论者之间的真善美写作,在《善意与美的阐释》这本书的章节中淋漓尽致显现,在这里就不一一展开赘述。黄俊怡在自序中说,“这本书的出版,在一定意义上填补了本土文学评论的匮乏,但是,这本评论集的面世并非权威的代表。文学之路没有尽头,我对文学所知仍然有限,但愿此书与诸位结文学缘而已。”是的,与文学结缘,保持一颗荷心!我轻轻合上这本《善意与美的阐释》,把它置于枕边,常读弥新。